

英汉愤怒情绪概念隐喻差异对比分析

周嗣济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7日

摘要

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 结合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以及Kövecses的情感隐喻原型模型, 对英汉两种语言中愤怒情绪的隐喻表达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以《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和《中国成语辞海》为语料来源, 采用语料库分析方法, 对英汉成语中愤怒情绪的隐喻实体及其认知映射进行系统归纳与分析。研究表明, 英汉两种语言在愤怒隐喻构建上既具有显著共性, 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共性方面, 两种语言均倾向于借助“火”“自然灾害”等具有高强度、爆发性和不可控特征的经验域来表达愤怒情绪, 体现出基于人类共同身体经验的认知基础, 并呈现出“积聚-强化-爆发”的原型结构特征; 在差异方面, 英语更倾向于以“红色”“容器中的热液体”等外显的物理经验作为隐喻源域, 而汉语则更多依赖“气”及人体部位等体现内在能量与整体观的经验域来表达愤怒, 这一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在身体经验理解及情感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总体而言, 情感隐喻既具有跨语言的认知共性, 又在文化语境中呈现出变异性。尽管本研究主要基于词典语料, 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英汉愤怒隐喻的认知机制及其文化内涵, 并对翻译实践与外语教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概念隐喻, 愤怒情绪, 情感隐喻, 英汉对比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s of Anger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Siji Zho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March 20, 2026; published: April 7,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ange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drawing on Lakoff and Johnson and Kövecses. The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Far East English-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Idioms* and *Chinese Idioms Dictionary*, and a corpus-based approach is employed to identify and categoriz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anger.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nglish and Chinese share significant similarities in constructing anger metaphors, both relying on experiential domains such as “fi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to represent the intensity, explosiveness, and uncontrollability of anger, reflecting a common bodily basis and a prototypic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intensification-explosion.” Meanwhile, notable differences are observed in the selection of metaphorical sources: English tends to employ external physical experiences such as “red color” and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 whereas Chinese more frequently draws on culturally embedded concepts such as “qi” and human body parts, highlighting an internalized and holistic view of emotion. These differences suggest that while emotional metaphors are grounded in shared human experience, they are also shaped by cultural models of cognition. Although this study is based primarily on dictionary data, it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nger metaphors in the two languages, and offers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Anger, Emotion Metaphor, English-Chinese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情绪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性格迥异，人们都会因为生活的各种状态而经历喜、怒、哀、乐等多种感官、身体及心理感受。然而，情感本质上是一个内在且抽象的概念，具有主观性和不可直观描述性，人很难像对待客观物理对象那样直接、具象地对其进行定义。为了更生动、直观地传达这些复杂的心理状态，人类往往需要借助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机制，利用自身与外界的自然体验作为参照，通过已知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未知事物。这种机制不仅是语言修辞，更是人类认知世界、构建思想与行为系统的重要手段。

在众多的基本情绪中，“愤怒”具有极强的生理表现与社交属性。从生理学层面看，愤怒是对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当个体感到威胁时，身体会释放压力荷尔蒙，导致心率加快、呼吸加深和血压升高。从社交层面看，愤怒的处理方式深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某些文化中，它被视为保护自我的有价值行为；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它则被视为应当避免的消极行为。这种生理与文化的交织，使得愤怒隐喻成为研究人类认知共性与差异的绝佳窗口。尽管不同民族的语言各异，但基于人类共同的身体经验，往往会构建出相似的情感理解。同时，地理环境、民族历史及社会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各民族形成独特的隐喻映射路径。

本研究旨在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探讨英汉愤怒情绪隐喻的异同及其背后的认知与文化原因。本文采用语料库分析法，分别从《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和《中国成语辞海》中抽取相关语料。这两本辞典规模宏大，收录的表情感隐喻数量丰富且具有代表性，能够为归纳情感隐喻的共性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对“火”、“自然灾害”、“颜色”、“气”及“人体部位”等隐喻实体的对比分析，本文试图解析英汉两种语言在认知愤怒这一抽象情感时的普遍性规律与文化独特性。

2. 文献综述

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概念隐喻被广泛用于解释情感这一抽象经验的认知与表达。自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以来，情感隐喻逐渐成为重要研究领域[1]。其中，愤怒作为一种具有显著身体体验基础的情绪，一直受到关注。Kövecses 在前人基础上对情感隐喻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情感概念通常围绕若干核心隐喻模型构建，如“愤怒是火”“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体”等，体现出情感隐喻的系统性与原型性[2] [3]。同时，Kövecses 从跨文化视角提出“以身体为基础的社会建构观”，认为情感隐喻既源于共同的身体经验，又受文化语境影响，从而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特征[2]。

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进一步从语言形式与认知机制层面对愤怒隐喻进行了细化分析。Dobiášová 在扩展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以英语习语为对象，指出“活动是运动”“强度是热”等意象图式在愤怒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运动”图式尤为突出[4]。此外，实验研究亦为情感隐喻提供了实证支持。Fetterman 和 Robinson 通过颜色操控实验发现，当愤怒相关信息以红色呈现时，个体加工速度显著提高，支持了“愤怒是红色”的隐喻映射，表明情感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并根植于知觉经验与认知机制之中[5]。

国内学者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对英汉情感隐喻开展了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跨语言对比、概念模型归纳及文化差异解释等方面。在愤怒隐喻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英汉语在隐喻表达上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例如，宋雪茹指出，两种语言均以“火”和“自然灾害”等为主要隐喻来源，但英语更倾向于使用“红色”和“沸腾液体”等意象，而汉语则多借助“气”及身体部位表达愤怒[6]。袁红梅、汪少华基于语料库并结合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指出英汉语在“容器中的热流体”“气体”等模型上具有一致性，同时在身体器官表达上存在差异[7]。霍颖通过语料库分析归纳了“愤怒”隐喻的语义映射路径，进一步验证了其认知基础[8]。相关研究还从词汇和习语层面对愤怒隐喻进行了补充分析[9] [10]。此外，国内学者还对“喜悦”“恐惧”“悲伤”等情感隐喻进行了探讨[11]-[13]，普遍认为情感隐喻建立在身体经验基础之上，体现出跨语言共性，而差异则主要受文化因素影响[14] [15]。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从理论建构、跨语言对比及语料分析等多个层面对情感隐喻，尤其是愤怒隐喻，进行了系统探讨。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多集中于词汇或习语层面的静态分析，对语篇层面的情感隐喻关注不足；其二，尽管部分研究引入语料库方法，但对具体语境中的动态使用缺乏深入考察；其三，多侧重共性与差异的描述，对情感隐喻在实际语用中的功能探讨相对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具体语境中对愤怒情绪的隐喻化表达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揭示其在真实语言环境中的认知特征及表达规律。

3. 理论框架

3.1. 概念隐喻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概念隐喻是源域向目标域的系统性映射，即通过将具体、熟悉的经验结构投射到抽象、不易把握的概念上，从而实现了对抽象事物的理解[1]。这种跨概念域的映射以人类的身体经验和日常实践为基础，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

在此基础上，Lakoff 和 Johnson 将概念隐喻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1]。结构隐喻是通过一个较为具体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抽象概念的内部结构，如“时间就是金钱”；方位隐喻依托上下、内外等空间经验来组织抽象意义，如“快乐为上”；本体隐喻则将抽象经验实体化，使其能够被识别、界定和讨论，如将情感视为容器中的物质。三类隐喻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人类理解抽象

经验的认知机制，共同构成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框架。

3.2. 情感概念隐喻

情感作为一种主观且抽象的心理体验，难以通过字面方式直接表达，因此往往依赖概念隐喻进行认知和表达。情感概念隐喻是以身体经验和日常感知为基础，通过具体经验对情感进行结构化理解的一种认知方式[16]。

在 Lakoff 和 Johnson 的理论基础上，Kövecses 对情感隐喻进行了系统拓展，指出情感概念通常围绕若干“原型隐喻模型”构建[2][3]。这些模型来源于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如热、压力、容器等)，并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例如，在愤怒情绪中，“愤怒是火”“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体”等隐喻构成了较为典型的认知模式。

同时，Kövecses 进一步指出，情感隐喻不仅具有跨文化的共性，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变异性。不同文化语境会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及其隐喻选择产生影响，从而使情感隐喻在具体语篇中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引入情感隐喻原型模型有助于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对情感表达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3.3. 愤怒情绪的隐喻化认知

在各类情感中，愤怒因其显著的身体体验基础而成为概念隐喻研究的典型对象。个体在愤怒状态下通常伴随体温升高、内在压力增强等生理体验，这些体验为隐喻映射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基于此，愤怒通常通过一系列具有系统性的隐喻进行表达，如“愤怒是火”“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体”“愤怒是压力”等。这些隐喻反映了愤怒的原型结构特征，即具有积累性、强度变化以及潜在爆发性等特点[2]。通过这些隐喻映射，抽象的情感体验得以具体化，从而更易于表达和理解。

此外，愤怒的表达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调节。不同文化对愤怒的表达规范及其社会评价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进一步体现在隐喻的选择及其语言实现方式上。因此，从概念隐喻视角出发分析愤怒情绪，有助于揭示情感认知与语言表达之间的系统性联系。

3.4. 本研究的理论应用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概念隐喻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重点考察情感(尤其是愤怒)在语言中的隐喻化表达。

具体而言，本文以提出的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为基本分类依据，对语料中的隐喻表达进行识别与归类。在此基础上，结合 Kövecses 关于情感隐喻原型模型的观点，进一步分析愤怒情绪在语篇中的典型隐喻模式，如“愤怒是火”“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体”等，并关注其在具体语境中的变体形式。

通过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旨在揭示愤怒情绪的隐喻化认知方式及其语言实现特征，从而探讨情感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表达规律。

4. 研究语料

研究分别从《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和《中国成语辞海》中抽取含有四类基本情感隐喻的成语进行比较分析。这两本辞典的规模比较大所以收录的表情感隐喻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们的语料比较全面。根据这两种辞典的材料，归纳情感隐喻的共性比较可靠。此外，这两本辞典的规模和所收录的表情感的成语数量相差不太悬殊，在数量对比方面会更有说服力。《远东双解成语大辞典》收录英语成语约 39,150 条 其中表 happiness、anger、sadness、fear 的数量为 296 条占总量的 0.76%。《中国成语辞海》收录成语共 28000 余条，其中表喜、怒、哀、惧的成语数量为 229 条，占总量的 0.82%。

5. 中英文愤怒情绪隐喻实体选择的相似性

5.1. 火作为隐喻实体

Lakoff 和 Johnson 指出, 情感隐喻源于人类的身体经验[1]。当个体处于愤怒状态时, 通常伴随体温升高、血液循环加快以及面部发红等生理反应。这些“升温”“发热”的体验, 与自然界中火的“高温”“燃烧”“失控”等特征在认知上形成对应关系, 从而构成“愤怒是火”的概念隐喻。在该隐喻中, “火”作为源域, 其“热度”“强度”“蔓延性”等特征被系统性地映射到愤怒这一目标域, 用以表达情绪的强度及其发展过程。这一隐喻模型与 Kövecses 所提出的情感隐喻原型结构相一致, 即愤怒通常围绕“热”“压力”“爆发”等核心意象构建, 体现出情感隐喻的系统性与典型性。

例如:

- (1) He was breathing fire.
- (2) She was doing a slow burn.
- (3) She got red with anger.

在例(1)中, “breathing fire”通过将“火焰喷发”的行为映射到个体的愤怒表达, 体现了愤怒的强烈程度与外显性; 例(2)中的“slow burn”则突出了愤怒的累积过程, 反映了情绪由低强度逐渐增强的动态变化; 例(3)中“red with anger”通过颜色这一感知经验, 将“发热-发红”的身体反应转化为对愤怒状态的表达。这些表达共同体现了“愤怒是火”这一隐喻模型中“强度”“积累”和“外显”的认知特征。

与英语类似, 汉语中的“火冒三丈”“七窍生烟”等表达同样体现了“愤怒是火”的隐喻模式。其中, “火冒三丈”通过“火焰上升”的意象, 映射愤怒情绪的爆发性与强烈程度; “七窍生烟”则进一步强化了愤怒由内向外扩散的过程, 将身体作为容器, 表现出情绪在内部积聚并向外释放的状态。这类表达不仅体现了愤怒的强度, 还突出了其“积聚—爆发”的动态结构。由此可见, 英汉两种语言均通过“火”这一高温、强度与失控特征明显的自然现象来理解愤怒情绪, 体现了基于共同身体经验的隐喻映射机制, 反映出情感隐喻在认知层面的普遍性。

5.2. 自然灾害作为隐喻实体

除“火”之外, 英汉两种语言还普遍借助自然灾害这一经验域来表达愤怒情绪。在这一隐喻模式中, 自然灾害所具有的“突发性”“破坏性”和“不可控制性”等特征, 被映射到愤怒情绪之中, 从而构成“愤怒是自然力”的隐喻结构。从 Kövecses 的观点来看, 这类隐喻可视为对愤怒原型模型的扩展, 其核心仍然围绕“失控的力量”这一认知结构展开。

例如:

- (4) She stormed “Get out of my sight and don’t ever let me see you again.”
- (5) He stormed out of the house, slamming the door as he went.
- (6) There was a storm of protest when the new tax was announced.

这三个例子都使用了“storm”这个词, 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在例(4)中, “storm”作为动词, 表现出情绪的突然爆发, 体现愤怒的突发性; 例(5)中的“storm out”则将愤怒情绪与快速、剧烈的行为相结合, 强调情绪驱动下的行动特征; 例(6)中“a storm of protest”则通过群体性表达, 将愤怒扩展为集体情绪, 体现其强度与影响范围。这些表达共同反映了“愤怒是自然力”这一隐喻中“爆发性”“强度”

和“不可控性”的认知特征。

汉语中“雷霆之怒”“暴跳如雷”“大发雷霆”等表达同样体现了自然灾害隐喻。其中，“雷”所具有的突发性与强烈声响，被用来映射愤怒情绪的爆发特征；“暴跳如雷”则通过行为与声音的结合，强化了愤怒的外显性；“大发雷霆”则突出情绪的强度与不可控制性。这些表达将自然现象的感知经验系统性地投射到情感领域，从而构建对愤怒的认知理解。

综上，英汉两种语言均通过“火”和“自然灾害”等经验域来构建愤怒隐喻，体现了基于共同身体经验的概念映射机制。由于人类有着共同的生态和历史环境，相似的生理机制、视觉神经系统和感官功能，因此，英汉两种语言在愤怒隐喻中均借助自然灾害这一经验域，通过对其突发性与破坏性的映射来表达情绪特征，进一步体现了基于身体经验与自然感知的认知共性。

6. 中英文对愤怒情绪的隐喻实体选择的差异

尽管英汉两种语言在愤怒隐喻中体现出一定的共性，但在具体隐喻实体的选择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文化对身体经验及其认知方式的不同理解，从而导致隐喻源域的选择及其映射路径呈现出多样性。

6.1. 英语中愤怒情绪的特定隐喻实体

6.1.1. 颜色“红色”作为隐喻实体

认知语言学家 Laugacker 认为，颜色域也是语言的认知域，就像空间域和人体域一样，被用作投射到其他域的源域[17]。它使用原始的感知和经验来分析和理解其他概念。“红色”在英语中经常被用作愤怒情绪的隐喻。

例如：

(7) She was scarlet with rage.

(8) It was in the red battle that he lost his life.

(9) The mere thought of Piers with Nicole made her see red.

在例(7)中，“scarlet with rage”通过将面部发红这一生理反应映射为愤怒的外在表现，体现了情绪的强度；例(8)中“red battle”则将“红色”与“流血”相联系，强化了愤怒与暴力的关联；例(9)中的“see red”则体现出情绪瞬间爆发的认知特征。这些表达表明，“红色”作为视觉经验，被系统性地用来构建愤怒的情绪强度与爆发性。

6.1.2. 沸腾的液体在英语中作为隐喻实体

在英语中，“沸腾的液体”总是被用作愤怒情绪的隐喻实体。这个比喻是通过将物质世界的热量和内部压力投射到精神世界的不稳定和内部压力上而做出的。

例如：

(10) The unfair treatment at work had him boiling over with anger, unable to contain his frustration any longer.

(11) Occasionally we should be given a chance to let off steam.

在例(10)中，“boiling over with anger”通过“液体沸腾溢出”的过程，映射愤怒情绪的积累与爆发；例(11)中的“let off steam”则表现出情绪释放的过程，将愤怒视为一种可积聚并释放的内部压力。这类表达体现了“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体”这一典型隐喻模型，该模型正是 Kövecses 所归纳的愤怒隐喻核心原型之一，强调情绪在“容器”中的积聚、升温及最终爆发的动态过程。

6.2. 汉语中愤怒情绪的特定隐喻实体

6.2.1. “气”作为隐喻实体

“气”在汉语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字符，具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指物质空气和大气。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气是天下万物的起源，也可以引申为指活力、气质。中国人不用“沸腾的液体”来比喻愤怒，而是用“气”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种即将冲破屏障并剧烈爆炸的气体。例如，有“怒气冲天”、“气势汹汹”和“气不打一处来”等短语。“怒气冲天”是一个短语，意思是一个人的愤怒和愤慨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它就像气体一样，似乎要冲破天空。这句话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是如此强烈和情绪化，以至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气不打一处来”的意思是，一个烦恼是由不止一件事引起的，这种不满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最终是由某件事引发的。从认知结构上看，这一模式可以视为对“容器-压力”原型结构的文化变体，即通过“气体”形式实现情绪的积聚与释放。

6.2.2. 人体部位作为隐喻实体

中医认为，“气”凝聚物质和精神，是人体使各器官正常运作的驱动力。中医通常用五行来联系人体的五脏，解释人体各脏腑的各种现象和病理。同时，人体的器官，如心脏、肝脏、脾脏、肺，一直扮演着人类情感体验的容器[18]。例如，有“怒发冲冠”和“咬牙切齿”等短语。在第一句话中，“冲”是反对的意思，“冠”是中国古代的帽子的意思。从字面上看，“怒发冲冠”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他的愤怒以至于他的头发竖起来抵住他的帽子。这个成语用立发作为比喻来表示一个人的愤怒。而“咬牙切齿”的字面意思是闭上嘴巴，磨牙。这个成语描述了极度的仇恨或苦涩，也描述了一种努力保持某种情绪或感觉。它用牙齿作为比喻来表达愤怒。

综上所述，英语倾向于以“颜色”和“热液体”等物理经验为隐喻源域，而汉语则更多借助“气”和人体部位来表达愤怒情绪。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情感认知方式及文化经验上的不同取向，也体现了在共同原型隐喻框架下，不同文化对隐喻实体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变异性。

7. 结论

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结合 Lakoff 和 Johnson 的概念隐喻理论以及 Kövecses 的情感隐喻原型模型，对英汉两种语言中愤怒情绪的隐喻表达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英汉两种语言在愤怒情绪的隐喻构建上既存在显著的共性，也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

首先，在共性方面，英汉两种语言均倾向于借助“火”“自然灾害”等具有高强度和失控特征的经验域来构建愤怒隐喻。这类隐喻均源于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如体温升高、内部压力增强等，体现出情感隐喻在认知层面的普遍性。同时，这些隐喻模式在结构上与 Kövecses 所提出的情感隐喻原型模型高度一致，表现出“积聚-强化-爆发”的动态特征。

其次，在差异方面，英语更倾向于使用“颜色”和“容器中的热液体”等物理经验作为隐喻源域，而汉语则更多借助“气”以及人体部位来表达愤怒情绪。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对身体经验的认知方式存在差异：英语更强调外显的感知经验和物理变化，而汉语则更注重内在能量流动及身体整体观。这种差异表明，在共同的原型隐喻框架下，不同文化对隐喻实体的选择及其实现路径具有一定的变异性。

尽管本文对英汉愤怒情绪隐喻进行了系统分析，但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文主要基于词典语料进行分析，语料来源相对单一，未能充分反映真实语篇中的动态使用情况。其次，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词汇和习语层面，对话篇层面及多模态语境中的情感隐喻缺乏深入探讨。此外，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更大规模语料库或实验数据的支持。

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一是结合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自然语料中的愤怒隐喻

进行量化分析；二是引入语篇分析视角，考察情感隐喻在具体语境中的动态使用及其语用功能；三是结合心理语言学或实验方法，进一步验证情感隐喻的认知现实性。同时，还可以拓展研究对象，比较更多语言或情感类型，以进一步深化对情感隐喻跨文化特征的理解。

此外，本研究对翻译实践和语言教学亦具有一定启示。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语言中隐喻表达的认知差异，避免机械对应，从而实现更自然、地道的表达。在语言教学中，可以通过隐喻对比帮助学习者理解不同语言的认知方式，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Kövecses, Z. (2010)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Dobiášová, S. (2021) Conceptualisations of Anger in English Idiom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Forum for Contemporary Issu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19-34. <https://doi.org/10.34739/fci.2021.02.02>
- [5] Fetterman, A.K., Robinson, M.D. and Meier, B.P. (2012) Anger as “Seeing Red”: Evidence for a Perceptual Associ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26, 1445-1458.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2.673477>
- [6] 宋雪茹. 英汉愤怒情绪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J]. 现代交际, 2021(22): 89-91.
- [7] 袁红梅, 汪少华.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愤怒”概念的 ICM 透视[J]. 当代外语研究, 2014(1): 12-19.
- [8] 霍颖. 基于语料库的“愤怒”情感隐喻语义映射分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1(1): 124-128.
- [9] 蒋咏梅. 英、汉隐指“愤怒”词语的概念隐喻对比[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9(7): 69-71.
- [10] 李秀芝. 英汉习语对比分析——以“愤怒”概念隐喻为视角[J]. 民族教育研究, 2010, 21(2): 92-95.
- [11] 曲占祥. 英汉“喜悦”情感概念隐喻认知对比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 16(4): 14-17.
- [12] 陈家旭. 英汉语“恐惧”情感隐喻认知对比[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24(1): 66-68.
- [13] 陈家旭. 英汉语“喜悦”情感隐喻认知对比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7): 36-37.
- [14] 秦耀咏. 英、汉情感隐喻认知比较[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2, 23(2): 121-123.
- [15] 周红. 英汉情感隐喻共性分析[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1, 17(3): 90-92.
- [16] 陈文萃. 从英汉表情感的成语看英汉情感隐喻的共性[J]. 广西社会科学, 2004(1): 92-95.
- [17] 杨丽娟. 英汉基本颜色词“红/red”的认知隐喻新探[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5): 91-95.
- [18] 严碧莲, 杨玉, 詹绍霞. 英汉语情感隐喻认知对比分析——以“愤怒”为例[J]. 语言文字, 2022(22): 37-39.